

[文艺随笔]

《盼》的艺术魅力

■吴文生

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日子里,我约好了几位朋友一同去和平南路文联住宅小区,看望著名版画家张地茂同志。

热情好客的张夫人,早已给我们沏好了香喷喷的白沙绿茶。但像以往一样,到地茂家,先得看他的版画。走进他的版画创作室,墙上悬挂着的一幅幅版画精品,浓浓的泥土芬芳扑面而来。尤其是地茂那幅成名作——《盼》,像一个巨大的磁场,紧紧地吸引着我,久久不能离开。在这幅画作里,艺术家以全新的创作理念,独特的艺术构思,浪漫的表现手法,娴熟细腻的技巧,把一位翘首遥望的少女形象定格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以玉叶般的台湾岛地图作为铺垫,千姿百态的回归大雁作为引线,恰到好处地与象征祖国大陆的一轮明月遥相呼应。画面的四周,再用翻滚不息的大海碧波作为点缀,使得整幅作品协调和谐,简洁精练,厚重大气。你站在这幅画的眼前,无需解说和点评,你会领略到《盼》的深刻内涵,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共鸣和震撼。

《盼》面世后,最早发表在《羊城晚报》上,不久便在全国走红。《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画报》、《美术》杂志等60多家主流媒体都争先刊登了这幅作品。1980年秋,《盼》首次参加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获二等奖,并先后入选中国百年版画展、新中国版画60年作品展;之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地茂还获得中国80—90年代优秀版画家“鲁迅版画奖”的殊荣,并迎来了他艺术人生的鼎盛时期。

张地茂在版画创作所取得的斐然成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人认为,他一定是受到家族的遗传基因所致。其实,他的祖宗三代都以打渔谋生,跟画画根本不沾边。地茂自幼失去父亲,年轻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兄妹三人拉扯成人,地茂排行老大,少年的他就帮助母亲打柴、挑水和照顾两个弟弟。晚上他在煤油灯下,除了完成当天的功课作业外,还坚持绘画,从小就崭露美术的头角。18岁那年,应征入伍。或许是从小在艰苦环境中长大和在部队革命大熔炉锻炼的缘故,他思想进步很快。



[小说之页]

镇委书记

■ 弘 波

南头镇委书记黄忠辉在镇会议室主持镇委镇政府两套班子联席会议。

“黄书记,不好了!合水村、合贤村的村民和力拓公司的人打起来了。”镇国土管理员小张闯进会议室报告。

“不是说已经解决好了吗?怎么打起来了。走,看看去!”黄忠辉中断会议,带着镇班子成员直奔出事地点。

来到力拓公司搭建的临时工棚,只见被村民们用锄头、石块砸烂的工棚东歪西斜,一些情绪激动的村民还想往工棚里扔石头,见到黄忠辉带人来才罢休。

“黄书记,太可怕了,我们不想干了!”工地项目徐经理捂着头哭着说。

“有我在,不必慌张,我们会处理好的。”黄忠辉安慰徐经理。

南头镇地处海南中部少数民族山区,风光秀美,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旅游资源,借助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契机,镇政府通过项目策划,招商引资,引进力拓公司来开发少数民族风情景点。经组织有关专家论证,项目建成之后,每年可吸引游客上百万人次,可增加镇政府财政收入400万元。400万的收入对于一个贫困乡镇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个项目不占用农田、耕地,只是利用现有连绵起伏的小山丘来开发的,土地已获得上级国土等有关部门批准,是合法的。好不容易引进一个项目,岂能就这样黄了!黄忠辉心里很是滋味。

村民们看见黄忠辉都拥了过来。“这破官,我早就想干了!”黄大雄扔下手中的铁铲扭头就走。

铁面无私,大义灭亲!

黄忠辉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被广东某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他曾在省会城市海口某公司打工,后来到深圳与朋友合伙开公司,因产品不好卖,公司

[岁月山河]

旅

——写在苏东坡贬儋 915 周年

■ 徐良伟

偷耳,在彼岸……

灯影家乡海边夜,我眼前浮现一个沧桑老人,遂提笔深情诗咏他已经老去而又永恒的旅程:

一轮弯弯的月,以及那道弧形的灼热目光。一个梦的影子,沉重了北宋那个寥落星辰。元丰年间乌台诗案,监察御史李定太混蛋!士大夫可以免死。从此,你戴着一顶黄州团练副使的官帽子……你歇息吧,听一听定惠寺的那次清脆的钟声。人在天海渐行渐远……朝廷不再见到你、异乡人把你一生中最厚重的礼物献给人民。春风睡美,域外有寒意,偷耳没有迎接的仪式……大江东去,我们酿千泓雪白的浪花。醉酒并且恭拜,在月光洒满苍穹的夜晚,与你陶醉,在赤壁戈。先生步履轻盈胜马,我们回到梦的家园。

以诗歌的名义祭读他,于是又想起了他的诗歌:“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虚空。”路途艰涩却不知诗意。在负重的贬谪路途的描述中,我隐约看到他从雷州徐闻递角场登舟渡海,在澄迈通潮阁驿站登陆,然后去了琼州府(今海口府城),再沿着西海岸的崎岖古道行进于儋耳郡的荒野小径,艰难地向昌化军(今中和镇)靠近。

天地宽广,在弹指之间,竟然只剩下城外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供他栖身了。苍老的苏公想在惠州安居的愿望就这样被宰相章淳的一纸薄薄的贬令所撕毁。从此,春风中酣美的午睡,以及房后寺院的清脆钟声只留在酸楚的记忆里。

宋绍圣四年(公元 1097 年)六月的上旬,茫茫天际下,他,一个 61 岁的老人从一个异乡来到另一个异乡。弟子由此时也被

贬谪雷州。“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予二人盛大欢迎接待,送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再次读着林语堂先生的东坡传记文字,无边的想象一刻也不能停下脚步。北宋的一个芝麻官在为苏公远行的绵绵祝福中,仰慕大文豪的基本权利竟然被朝廷这样无情的剥夺了。

苍凉的诗文复原了他的心迹。“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葬棺,死不扶冢,此亦东坡之家风也。”在雷州半岛徐闻挥泪告别了弟弟后,他携幼子苏过默默登上了商船,随一叶帆风在大海中漂泊,消失……

时值仲夏,天气炎热。儋州泊港对面上的临高后咀湾,有几艘老旧的小船停泊在那里。苏过问父亲,儋耳到了吗?父亲点点头。他还来不及看清儋耳的景物,浮想就在脑海里翻滚;40 年前的那个初夏,也就是仁宗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的四月十四日,他、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三个爹儿,在开封参加殿试的情景历历在目。父子三人一同参加了殿试,这是何等的文化景象!那种浮雕式的“文化苦旅”就这样被一家三口人以一种超脱的姿态诠释,以至于映照在北宋时空上崇尚文化的刻度显得那样的清晰。欧阳修是主考官,对他的文章立论大为激赏。他那篇文章论的就是为政的宽与简。这个深奥的政治哲学命题,通过他娴熟的用典阐释,文意就被轻轻的点醒了。在 388 名高手中名列第二,那年他才 21 岁,就成为北宋的进士。

喜讯还没有传到四川眉山,他的母亲就病故了。父子三人应试后赶回老家处理

后事。回到家里,见家园破落、凄凉。他的妻子 26 岁那年,也撒手西逝。此刻,他走着走着,自己那首凄凉的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不知不觉的又回响在耳畔。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的曲折旅程和冥冥宿命,却成为了东坡老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生动注脚?

再豁达的人,也不可能在人生遭遇最凄惨的境遇时,都没有一丝的悲愁。行走在中和古城,苏公,在朝廷之外的凡尘里,看到淳朴百姓的微笑,并被儋州百姓的微笑包围的时候,该有多大的慰藉了。他在朝廷远方的荒凉一角找到了天涯知音——那些乡野老人,街市商贩,勤奋学子……围绕在他的周围。是他豁然的性情吸引了他们,还是他们的纯洁无暇感染了他?“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艰辛旅程的诗意言,不再受到侵蚀,被儋州人民永远铭记。

1987 年海南隆重举行的苏东坡贬儋 890 周年活动。那时我正在中和中学读初一。那天,从国内甚至国外远道而来的人们,政界高官、文化巨儒、媒体达人……相聚在小小的中和镇上,开会纪念、论坛怀想,绽放着各自的敬慕与灼见。这是一个隆重的节日。从那以后,我在这个小镇上很少看到更加隆重的纪念了。我相信还有更加隆重的纪念仪式还没有到来,它会潜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不过,东坡老人确实以自己一种独特的“旅程”,成全了千千万万朝拜者的真实旅程,他们从不同方向的四面八方,来到一个小镇上,去做一件相同的事情,实现同一个心愿。2010 年 12 月 19 日,东坡老人离别儋州后的第 913 个年头的这

一天,也就是在儋州举行的“首届东坡节”的次日,从全国各地著名的学者再次来到了他的贬谪地,论坛深处,他们用最通行的文化观感和诗意图符还原了苏公的真诚。这是东坡老人的幸运,还是儋州中和古城的幸运?

庚寅 9 月的一天周末,我驱车回老家接体弱的老父亲到中和镇镶牙。老子 83 岁了。他说,在中和镇镶牙便宜,他以前都是在中和镇镶牙的。我在中和中学读初中的那三年,是父亲给我买来送吃的那三年。那时,二哥在中和中学执教,学校有规定,家属不用交学费,对于穷苦的孩子,这是一笔潜在的财富。学校就在东坡书院旁。父亲常常到校来看二哥和我,每次来校,他总是喜欢带我进书院去看东坡老人雨中赶路的铜像。镶牙后,父亲说,很久不见东坡了,他要求逛一逛东坡书院。那天,父亲逛得很得意,“二十几年不来,书院大多了,就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父亲喃喃自语。看着他高兴的模样,我想,一定是他内心对苏公的敬仰,才给他带来如此快活的情绪的。

与父亲逛着逛着,我的思绪不觉回到了遥远的从前——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那个炎热的仲夏,六月二十日,是他遇赦北归的日子。65 岁的苏公在前来送别的儋州百姓面前热泪盈眶,“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知君再不见,欲去且少留”。还是一句深情的诗咏,通过诗笺的悲壮与留恋,传给了古朴的儋州人民。

千年之后,儋耳,仍在彼岸?尘封的记忆,虽然有点凄楚,但苏公并没有停止他的“旅程”,他一直以有别于政治的形式行走在后人的心中,没有间断的循环往复在人们最深切的怀念里。

几个丫头又找到我母亲说:“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可种出来的蕹菜,怎么就没有你的绿,没有你的粗,没有你的脆,没有你的好吃呢?”我母亲笑了,“不要说你们种的不好,感恩城人离开感恩河种的蕹菜照样不好吃。”

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出自感恩的蕹菜当然很多,而沿河种植的正宗的感恩城蕹菜却日渐见少了。在八所,大小酒家、大小排档都到市场上采购感恩城蕹菜。偶尔去外面吃饭,总会听到“老板,有感恩城蕹菜,来一碟。”“老板,再来一碟感恩城蕹菜。”

记得二十年前当新闻秘书时,我接待过几位从北京来的新闻记者。我点了几个菜后,就特地点了一碟感恩城蕹菜。很快的,那碟蕹菜就吃完了。

“吴秘书,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吃的空心菜,能否再来一碟?”

“没问题。服务员,再来两碟感恩城蕹菜。”

现在不知道那几位记者先生身在何处,他们也许早就忘记了我这个小秘书,但是他们绝对忘不了在东方吃过的感恩城蕹菜呢。

感城蕹菜

■ 吴长辉

空心菜即蕹菜。空心菜是内地人叫的,岛内人都叫蕹菜。

蕹菜有两种。一种竖着长,一种横着长。

竖着长的很容易种植。只须找块地,把土松了,密密麻麻地撒下种子,早晚淋水,

定时施些肥什么的,十天半个月便蔚然郁郁成五六六十公分高,便可以连根拔起拿回家吃市场上卖了。这种蕹菜,其茎细如筷子,叶子细小,单薄,有韧性。

横着长的蕹菜种植比较复杂。先找一块黏土地,把地翻了,四周围上土埂,灌满水,撒下农家肥沤几天,然后在泥里横着栽上菜苗,长约一尺,埋在泥里的茎二三寸,余下的茎和叶则横着浮在水面上。间距必须疏密合理。每天都得灌两次水,不能让畦里的水干了。就跟种水稻一样,田里时刻都要保存一定的水分。适时施上农家肥,十天半月后,每一棵都会长出好几根叉开的长约一米多的菜来,人们会摘下长约一米的脆嫩的部分。跟韭菜一样,割了还会再长的。这种菜,茎粗如手指,叶大而厚,很脆。比竖着长的蕹菜要长得更长。老了便开粉红色或白色的花,呈漏斗状。

以上所说,都不是正宗的感恩城蕹菜。所谓感恩城蕹菜,是感恩城人沿着感恩河,在离河中心远一点的河床上种的。河床里都是沙,如何种植得来了?

我父母都是种菜的能手,他们在河床上围了一块地,然后一担一担地挑来黏土,填约二十多公分厚,筑了土埂,在旁边挖了一口几十公分深的水井,给黏土灌上水,撒上猪牛粪、人尿等,用耙子来回搅拌,等黏土解成糊状后,才栽上蕹菜苗。小时候,放学回家,我总会拿着小盆或小桶,去帮父母要好吃得多。

感恩城蕹菜生长期长,一般是三月份南风一来即可种植。十月底北风一刮,菜就长不好也不好吃了。这时,就得改种别的瓜菜。我是吃地瓜、南瓜、小瓜、酸瓜、稀饭、蕹菜,

能长到几丈甚至更长。老了便开粉红色或白色的花,呈漏斗状。

以上所说,都不是正宗的感恩城蕹菜。所谓感恩城蕹菜,是感恩城人沿着感恩河,在离河中心远一点的河床上种的。河床里都是沙,如何种植得来了?

我父母都是种菜的能手,他们在河床上围了一块地,然后一担一担地挑来黏土,填约二十多公分厚,筑了土埂,在旁边挖了一口几十公分深的水井,给黏土灌上水,撒上猪牛粪、人尿等,用耙子来回搅拌,等黏土解成糊状后,才栽上蕹菜苗。小时候,放学回家,我总会拿着小盆或小桶,去帮父母要好吃得多。

感恩城蕹菜生长期长,一般是三月份南风一来即可种植。十月底北风一刮,菜就长不好也不好吃了。这时,就得改种别的瓜菜。我是吃地瓜、南瓜、小瓜、酸瓜、稀饭、蕹菜,

喝感恩河水长大的。那时难得见一点油腥,更甭说肉了。如果有咸鱼或咸鱼汁或有自制的蟹酱虾酱,用来煮蕹菜汤,那真是青翠欲滴,又脆生又爽口啊。咬一口地瓜,就一口菜喝一口汤,便觉得非常满足很幸福了呢。

记得在感恩城中学当教师时,常常觉得肚子饿,几乎每天晚上十点多都要回家吃点剩稀饭,喝晚饭剩下的蕹菜汤,饱了。其实一肚子都是水,睡觉前撒泡尿,就又觉得饿了。

父亲种一年四季的菜,除了供家里吃春夏秋冬外,还能卖点小钱。那时候,我们这里有一批从城里来的知青。有一天,几个知青丫头,在菜地里找到了我母亲,像一群小麻雀围着我母亲喳喳不停地问:“阿姨,听说你很会种菜,种的菜很好吃,你能教我们种菜吗?尤其是种蕹菜。母亲笑着教了她们,并送了她们一大捆蕹菜种苗。十多天后,那

美丽南海是我家

■ 赵太常

还有银行和超市,西沙旅游正开发。

西南中沙一幅画,美丽南海是我家。

西南中沙一幅画,美丽南海是我家。

专家。”黄忠辉激动地说。

送走省里来的各位专家,黄忠辉心里感到格外高兴,嘴上哼着小曲,步履十分轻盈,憧憬着南头镇未来五年的前景,他内心充满着无比的喜悦。

“小李,备车,到毛辉村去看看。”黄忠辉喊道。

小李启动摩托车,黄忠辉带上草帽,坐在车后直奔毛辉村。

镇里有一辆北京牌吉普车,为了节省开支,平时下乡黄忠辉都坐摩托车去,其他镇领导见书记不坐小车,他们也不敢坐,只是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处理时才派上用场。他经常跟镇班子成员说,咱镇还穷,能省则省,要从点滴做起。

毛辉村距离镇里不到三公里,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村民们见到黄忠辉都围过来。

“黄忠辉不在,把他和他的侄儿叫过来。”黄忠辉招呼村里小伙子。

黄伯清是叔父,黄志仁是侄子。近些年黄志仁外出打工,自家的承包地委托叔父出租给外来人种植西瓜、香蕉等,后因土地出租金分配不均,叔侄俩争执不休,侄子将叔父告到法庭,叔侄俩对簿公堂。法庭的同志曾多次调解,但双方互不服气,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闹得全镇上下议论纷纷。

“你们俩过这边坐下来。”黄忠辉看见黄伯清,黄志仁叔侄俩便招呼他们坐下。

“你们叔侄俩的事,闹得这么大,让别人当笑话了。”黄忠辉看了看他们又说:“你俩说说,要不要解决,还是要闹到县里,让全县人都知道。”

“出租地三年收入共九千多元,除缴税一千多元外,他只给我两千元,这合理么?”黄志仁先开口了。

“你也不想想,这三年俺四处找承包人,

到县里、镇里,跑上跑下。入冬后,俺还帮你翻地来晒,这成本你算过没有?”黄伯清反驳说。</p